



欧美向右的主因与走向

国际观察

2016年以来,欧美地区似被整体向右的雾霾所弥漫。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极端主义等右的意识形态语汇,铺天盖地般倾倒在各种媒体上,成为人们过去一年来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性转右之后的又一次右转。不同的是,上次转于苏东剧变,这次转于西方资本主义病灶恶化。

↑2月3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出席新闻发布会。当天,欧盟非正式峰会闭幕,欧盟及成员国领导人强调团结合作,以应对包括非法移民、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问题带来的内外挑战。 新华社发

“眼下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2017年的客观世界太不可测

3 重新认识“左”“右”概念是一大课题

① 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一名抗议者手持标语抗议“脱欧”。

②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4日在中部城市里昂开启总统选战,打出“脱欧”、“反移民”旗号,试图借助民粹主义浪潮拉拢选民。

新华社发



①



②

全球经济形势日益疲弱

首先,自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形势虽然在逐步好转,但其向上攀升的势头日益疲弱,且表现得参差不齐,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来形容本轮经济复苏。由于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增长动能尚未确立,2016年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个经济继续低速运行,维持着“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的“三低一高”态势。问题还不仅仅是经济的乏力,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2016年达沃斯论坛前夕,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表报告称:全世界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数量,超过了其余人的财富之和。这份题为《1%的人的经济》说:“失控的不平等现象导致62个人拥有的财富,与全世界最穷的一半人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5年前,这个数字还是388人。”乐施会总干事温

播等,也不失为人们对国际意识形态前景充满希冀的根据。对于来势汹汹的保护主义,2016年11月份的APEC峰会上,21位亚太领导人明确说不,要“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大利修宪公投和奥地利总统选举结局也表明,逆欧洲一体化没那么容易。至于逆全球化,就更难了。因为全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流动的结果。不是谁想逆就逆,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

民粹主义绝对“政治正确”?

民粹主义维护平民利益,绝对“政治正确”。但其另一面——只要为民众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不顾私欲私有与共有共享之间关系的调节,那么谁来理这“政治正确”的大单?涨薪、降税、扩张财政以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等眼前、局部措施,肯定在开始的时候能起到民心大悦、带动增长的作用,但接下来的企业成本上升、通胀攀升、消费转向进口产品、贸易赤字增加、资本流失、财政亏空怎么办?只能回到

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和社会进步。民粹主义的出现,又对“左”“右”赋予另外含义。民粹主义也被称作平民主义,其对立面是精英主义。由于这两个主义对秩序、治理的理解相左甚至冲突,便又有了折中的什么“主义”,由此派生出了西方的另一种所谓“左、中、右”来。

近年来的问题是,欧美国家社会运动频发,私有化浪潮来势汹汹,苏东剧变,全球化进程急剧加快等几乎不间断乃至叠加的重大事件,接连撞击着人心。各种争取选民的政党不得不一次次提出新的思想和主张。于是,思想浪潮迭起,“主义”色彩缤纷。“左”“右”概念不但与原意大相径

妮·比亚尼马说:“全世界最穷的一半人拥有的财富,不超过一辆公交车就能坐下的几十位超级富豪的财富,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全球不安全感加剧

其二是全球的不安全感。美国继推翻伊拉克、利比亚政权之后,又折腾叙利亚,从而在中东大地上酿出祸害于世的恐怖主义大本营“伊斯兰国”,给世界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接着就是空前规模的难民潮,把欧洲尤其西欧冲得一塌糊涂。不但经济上雪上加霜,还有“难民潮炸弹”袭击频现,火光中几乎无不闪射恐怖主义阴影。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的“南海航行自由”、操弄菲律宾仲裁案、美日澳新联手呼应;朝鲜半岛核弹和部署“萨德”;特朗普一当选就与蔡英文通电话等等。这些都导致了区域内不时剑拔弩张、甚至近乎擦枪走火的危险,令亚太周边不得安生。连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都著文说,“眼下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限薪、增税、收缩财政扩张的老路上来。于是新一轮民怨甚至暴动重启,再有更激进的民粹主义率众倒政。民粹主义的这种两面性和恶性循环,注定其行不远,别看当下波诡云谲。

惊诧世界的美国大选中,只顾看“黑天鹅”掠空的人,似乎忘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公开打出的“社会主义”旗号。“社会主义”这个词,重返美国政治主流,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尽管此“社会主义”不是中国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另类”的,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是个贬义词。桑德斯的“社会主义”旗号说明,美国人已经不再惧怕社会主义,它揭示了在高科技、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政治现实:99%的人民大众已经越来越无法容忍经济发展的成果长期被1%的少数精英攫取;既然另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在有些地方实践得还不错,我们怕它做甚,为何不能一试?

中国会重塑世界秩序?

中国的示范效应不光是社会主

庭,也相异于后来的演绎,且都出现了话语夸张与泛化,哪是“左”,哪是“右”,很难定位。尤其是,世界各地都可见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让你不得不放弃原来非“左”即“右”的思维。难怪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米尔·辛普森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长达200年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完结”。

重识“左”“右”概念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重新认识“左”“右”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各国民众的呼声和举动,究竟在要求什么,合不合理?各政党和组织的主张,究竟代表

政治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增加

其三,政治、经济上充斥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和社会交往趋向保守的重要原因。欧美等地都集中进入总统(总理首相)大选、政权交替时段,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阶层的不满等,导致左右翼谁上谁下不能确定。时不时有“黑天鹅”飞出,更增添了政治风向的不确定性和前景走向的无把握性。经济上,大经济体诸如美国的相对衰落、欧盟凝聚力的衰减等,都成为悬在半空的靴子。只要这些靴子不落地,除了极少数侥幸心理者自欺欺人地傻等外,谁都可能往最坏处打算。

存在决定意识。但凡世界上大的危难将临、出现、刚过之时,地区、国家、区域多边组织等,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进行预防、挽救、补偿。无论是采取各种措施自保,还是引入私欲私有元素激发人性原动力、吸纳科技成果加快社会财富创造等,都不过是危局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很难冠以意识形态的进步或倒退。

义制度在本国的实践,它的国际秩序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愈来愈显示出自身的意义。基辛格曾不无感伤地回忆起当年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对话:我们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讨论这个问题的本质和人类的未来;这样的对话,在当前已经很少见到了。这说明,只有从世界的本质和人类未来的高度,来看国际问题的时候,才能有共通思想和共同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恰在于此。因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在当今纷乱复杂的世界秩序中便显得非常可贵,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首肯和认同。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哈伊里·图尔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出共赢政策》的文章说:1945年以后的世界秩序已经崩塌,长期发展轨迹指向中国;中国领导人干预他国事务,而是拿出共赢政策促进各方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赢政策”会重塑世界秩序。

图尔克还举例说,与西方不同,中国有一套方案。北京正致力于用“一带一路”把世界连接起来。

什么,是否正义?其本土、外国给他们划的所谓“左派”“右派”对不对,戴的这主义那主义的帽子准确不准确?这些呼声、举动、左、右、主张、主义,于我有利还是有害,于个别存心不良的对手有利还是不利?于我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有利还是不利?这些,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和研究,从而正确发力。跟着西方舆论跑,人家捧的我们也跟着捧,人家毁的我们也跟着毁,最后把敌手捧上台,却毁掉了自己的左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南辕北辙,岂不好笑与懊悔?因此,弄清各种思想浪潮和色彩缤纷的“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英议会下议院议长语出惊人 强烈反对特朗普 在议会两院发表讲话 英国政界一片哗然

英国议会下议院议长约翰·伯科6日语出惊人,称他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访英期间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面对英国议会两院发表讲话。

此言一出,英国政界一片哗然:有人为伯科叫好,也有人批评他有违议长中立原则。

针对伯科的表态,美国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有英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或许根本未打算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上月赴美与特朗普会面,两人就英美“特殊关系”举行会谈。其间,梅邀请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按西方媒体的说法,国事访问过程中,一些外国元首受邀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面对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发表讲话。

不满于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政策,英国反对党工党议员号召抵制特朗普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并将这一想法告知下议院议长伯科。

伯科6日告诉议员,在特朗普颁布针对难民和西亚北非7国公民的入境禁令之前,他就反对让这名美国总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演讲,入境禁令颁布后,“我更加强烈地反对”。

伯科解释,他重视英美“特殊关系”,但认为“我方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反对,以及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的支持也是英国下议院的重要考虑因素”。

他强调,自己无权阻止首相邀请特朗普访英,但他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止特朗普在访问期间在英国议会“高调亮相”。

按英国《卫报》的说法,当决定邀请某国领导人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英国政府官员会通知议会上下两院议长,这两人理应同意发出邀请。《卫报》分析,特雷莎·梅政府此前为与特朗普政府搞好关系而颇费工夫,伯科的表态着实令英国政府措手不及。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抱怨:“伯科最好先搞清楚美国总统是否有这方面的打算。有明显迹象表明,白宫根本没打算让特朗普面对英国议会两院发表讲话”。

英国首相办公室说,特朗普的访美日期和具体行程均未最后敲定。白宫方面6日也没有就伯科表态作出回应。

其实,就特朗普访英,特雷莎·梅政府面临的压力不止来自议长一人。

早在特雷莎·梅访美之前,就有网民在英国议会网站上发出请愿,呼吁阻止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颁布入境禁令后,请愿书的支持人数激增。如今,支持者已经超过180万人。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炮轰伊朗 俄罗斯啥态度?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周末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将伊朗称作“头号恐怖主义国家”,称这一地区大国“完全无视”美国。希望与美国修复关系、但与伊朗交好的俄罗斯对此什么态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6日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看法。

俄:与美国立场不同

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告诉媒体记者,对待伊朗,俄罗斯与美国立场不同,俄罗斯与伊朗是合作伙伴关系,且有意深化经贸合作。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与伊朗在许多领域有广泛合作,我们重视贸易关系,并且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

问及这是否会影响到俄美修复关系,佩斯科夫用外交辞令回答道:“俄罗斯与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看法截然不同,这不是什么秘密。但这并不应该成为两国发展实用互惠关系和正常交流的障碍。”

美国财政部3日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回应伊朗近期试射弹道导弹及“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新制裁对象包括一批参与或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6日对美国制裁伊朗表示“遗憾”,并称伊朗试射导弹的行为并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里亚布科夫还点名批评了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关于美国有意离间俄罗斯与伊朗的一篇报道。《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援引一名美方匿名高层的话称,华盛顿有意在俄罗斯与伊朗之间“钻入一个楔子”。里亚布科夫称,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测”意在破坏俄美修复关系的友好气氛。

特朗普:我们国家就那么清白吗?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比尔·奥赖利日前采访特朗普时,将普京称作“杀人犯”,指认普京用特殊手段排除异己。特朗普当时反问:“我们也有许多杀人犯,你认为我们的国家就那么清白吗?想想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

特朗普此番表态在美国国内引发哗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5日公开批评特朗普不该拿美国与俄罗斯两国政府作比较。

针对这一事件,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回应说,奥赖利的说法“冒犯无礼、令人无法接受”,要求他本人向普京道歉。奥赖利没有就此作出回应。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